

美激进加息究竟能不能遏通胀

国际经济观察

上周,美联储再度宣布大幅度加息,释放出美国宁愿冒经济衰退风险也要遏制通胀的信号。不过,美持续激进加息,在掀动全球范围加息潮、放大世界经济衰退风险的同时,能否遏制自身通胀依然存疑。

9月21日,美联储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到3%至3.25%之间。这是美联储今年第五次加息,也是6月份以来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重申了其8月下旬宣布的鹰派立场,称为把通胀降至目标水平,美国经济将经历一段低于趋势水平的增长时期,劳动力市场也会走软,“这是需要承担的痛苦”。同时,美联储官员对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已由6月份预测的3.4%大幅升高至4.4%,对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达4.6%。

今年以来,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并不断释放政策收紧信号,带动世界各国跟进收缩货币政策。此次美联储加息决议在全球范围内掀动新一轮全球央行加息潮。

继美联储之后,9月22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1.75%上调至2.25%,这是去年12月份以来英国央行第七次加息。此后,瑞士、挪威、南非、卡塔尔、菲律宾、约旦、印尼等国央行先后宣布提升利率。也有为数不多的例外,如土耳其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3%下调至12%,而日本央行则坚持将短期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

历史上,全球央行以如此规模同步加息应对通胀并不多见。9月15日,世界银行曾发布研究报告称,全球央行今年一直在以过去50年未曾见过的同步程度加息,该趋势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有分析认为,要将通胀降至目标水平,各国央行可能需要将利率平均再提高2个百分点。在此情况下,如果叠加金融市场压力,2023年全球GDP增长率将放缓至0.5%,按人均计算则萎缩0.4%。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急剧放缓,更多国家陷入衰退。

今年以来,美联储持续加息叠加地缘冲突等因素,不断推高美元指数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令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承压,输入性通胀高企,正在全球许多地区引发新一轮货币大幅贬值、通胀率飙升的悲剧。非洲、拉美等广大不发达地区和新市场国家本币加速贬值,债务违约风险已经或者即将发生。牛津经济研究院有关人士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处于经济危机的临界点,“美元如果进一步升值,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联储加息打着遏制通胀的“旗号”,然而部分研究和数据表明,美联储的政策对通胀的遏制效果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当局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人为放大需求,不料却引发美国供给侧的诸多问题,从制造业衰落、基础设施老化、劳动力素质退化乃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矛盾集中爆发,到破坏全球贸易规则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的冲击;从劳动力供应在补贴和疫情后遗症的双重作用下变得极为短缺,再到乌克兰危机引起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震荡,这些因素叠加构成推升美国通胀的“动力”。不久前公布的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颇能说明问题。8月份美国CPI同比增长8.3%,较6月份的9.1%、7月份的8.5%已有明显回落,但数据公布后一度引起市场恐慌。其中原因,一是通胀数据回落有基数效应,而非实际水平下降;二是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8月份核心CPI环比上涨0.6%,涨幅较7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6.3%,涨幅较7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

有分析指出,这表明供给端对美联储激进加息举措并不敏感,以此控制通胀的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当局试图用货币政策工具去解决供给问题,或许这种做法和意图本身就有问题。



日本政府干预汇率效果待观察

陈益彤



世经述评

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影响下,日本央行时隔多年再次下场干预汇率,虽然短暂遏制住了日元下跌走势,但分析认为,长期效果仍待观察。

当地时间上周四,日元对美元汇率出现戏剧性变化。美联储21日宣布大幅度加息75个基点。受此影响,22日东京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显著下跌,市场转而关注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当天下午,日本央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将“继续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成为唯一维持负利率政策的主要经济体。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持续量化宽松的方针完全没有改变,短期内也不会上调利率,金融政策的调整将是两三年后的事情。受此影响,日元对美元汇率延续跌势,到当天下午五时许已接近146:1关口,创24年来新低。然而,在此后不到1小时时间里,日元颓势突然扭转,汇率一度收复140:1水平。市场猜测,日本政府已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率干预措施。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和财务大臣神田真入随后证实,日本政府在当天傍晚确实采取了汇率干预措施,理由是“市场上出现了投机导致汇率过度变化的动向,不能放任不管”,并表示外汇干预已取得一定效果,将继续密切关注外汇市场动向,对过度的波动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此次是日本政府1998年以来时隔24年首次出手干预汇率。此前在9月14日,日本央行已经实施了被认为是为外汇介入做准备的“汇率检查”,虽然一度让日元止跌,但由于市场对于政府真正下场干预的信心不足,因此拉升效果有限。

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下场干预汇率的关键是能够得到美国同意。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由市场决定,为了实现特定的汇率而进行干预被视为不被允许的行为,尤其是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率干预措施,应当提前得到美国同意。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在6月份公布的外汇报告书中就就日元急速贬值指出:“只有事先进行适当协商,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能介入外汇。”然而铃木俊一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美国对干预的立场则是避重就轻,称“为了使美国理解日本的处境,平时一直保持着合作”。据日媒报道,美国财政部此次事先接到了日本方面的通知,并表示了许可。为抑制导致市场和经济混乱的“汇率过度变动”而采取干预措施可

被视为“特殊情况”,得到了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的认可,因此此次也得到了美国认可。然而与1998年日美共同干预汇率不同,此次美国并未插手其中。9月22日,美国财政部就日本此次汇率干预措施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对日本相关举措表示理解,并表明美国并未参与此次汇率干预。

分析认为,日本政府与央行在日元汇率问题上“温差”明显,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干预手段缓解日元颓势,但仍面临重重矛盾。

在欧美不断紧缩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日本央行维持现有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心在短期内并无变化的趋势,这为日本与欧美间利息差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只要日本继续维持现有货币政策不变,日元贬值的大势就难以扭转,政府下场干预汇率实际上是央行货币政策“埋单”。

汇率干预措施只是“扬汤止沸”之策,其自身存在明显局限性,绝非长久之计。一方面,政府在实施汇率干预过程中,必须将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即美国国债出售,短期可能对日元汇率有拉升作用,但从长期效果看,此举将压低美国国债的价格,促使其长期收益率上升,从而造成日美利息差进一步扩大,最终对日元形成“反噬”效应。另一方面,据日本媒体统计,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总额约为1.292万亿美元(约190万亿日元),但其中可以立即支出的“外汇存款”只有20万亿日元(约1360亿美元)左右,随着干预措施的持续,可回旋的余地只会愈发狭窄,且美国政府是否会多次同意“特例”的干预措施也仍是未知数。日本经济学界有观点认为,汇率干预措施并非长久之计,只能减缓日元贬

值的速度,却无法阻挡日元贬值的趋势。针对日本政府下场实施汇率干预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日审查团团长拉尼尔·萨尔加多表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日元在最近几周表现出非常不稳定的动向。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分析认为,此次日本政府时隔多年再次干预汇率,只是日本政府、日本央行和美国为缓解日元汇率燃眉之急而临时达成的“微妙协议”,日本政府与央行间围绕金融政策的“结构性矛盾”似乎短期仍难寻求解决之策。

外企微观观察

微软中国近日宣布,将围绕人才吸纳、园区扩建、教育投入以及本土生态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在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助力更多客户及合作伙伴发掘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机遇。

今年,正值微软落户中国30周年。微软中国表示,30年来,公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数字经济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过去30年,微软抓住的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机遇。未来30年,微软把目标聚焦于发挥自身的优势资源、技术能力,与中国产学研各界客户、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助力不同行业的企业和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吸纳和培养更多人才。

在微软中国最新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中,对人的投入值得特别关注。微软宣布将在未来一年内继续扩大在华招聘,员工总数预计将突破1万人。目前,微软在中国已拥有9000多名全职员工,其中80%是研发与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微软宣布再次升级“日出计划”,通过整合现有生态资源,构建微软生态体系的学习就业平台,首批将与近百家合作伙伴以及众多中国高校院校等展开合作,为学生拓宽实习就业机遇、提供优质岗位选择。此举旨在帮助在校提升能力的同时,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输送更多人才。

以扩大招聘的方式积极布局中国市场,微软并非个例。近来,阿斯利康宣布,计划下半年在中国招聘更多研发人员,到2023年,公司在华科研人员将从2020年的500人增至800人以上;全球知名食品饮料供应商德乐也计划扩招,并计划明年在厂区添一栋新楼;国际知名投行摩根大通、高盛等,也不断扩充在人才队伍,尤其看重科技和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

与微软相类似,很多较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如今纷纷步入“而立之年”,对这些公司而言,要持续焕新,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空间。面对当前世界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宏观经济企稳回升,新业态带来消费升级的巨大需求,新机遇蕴藏更多新的业务增长点。在这些公司看来,招揽人才、发挥更多本土创新能力、满足更多企业和民众需求,是在中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更为广阔的市场机遇中实现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

朱琳

市场复苏推动迪拜低碳经济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王俊鹏

迪拜最高能源委员会近日表示,通过增加太阳能发电以及提升企业运营效率,迪拜2021年全年碳排放降低21%。此外,迪拜还推出了一系列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废物处理领域的回收再利用项目,充分展现了迪拜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根据《2030年迪拜碳减排战略》所制定的目标,到2030年迪拜的碳排放将降低30%,到2050年阿联酋将实现净零碳排放。

迪拜能源最高委员会副主席萨义德·塔耶尔表示,迪拜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路线图,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以实现《2050年迪拜清洁能源战略》所制定的到2050年迪拜的电力供应100%由清洁能源提供。为此,迪拜政府计划在5年内投资400亿美元,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水电输配网络等,以满足迪拜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4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160亿美元用于提升水电输配网络,120亿美元用于发展独立发电项目,30亿美元用于区域制冷服务,其他资金将服务于现有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智能系统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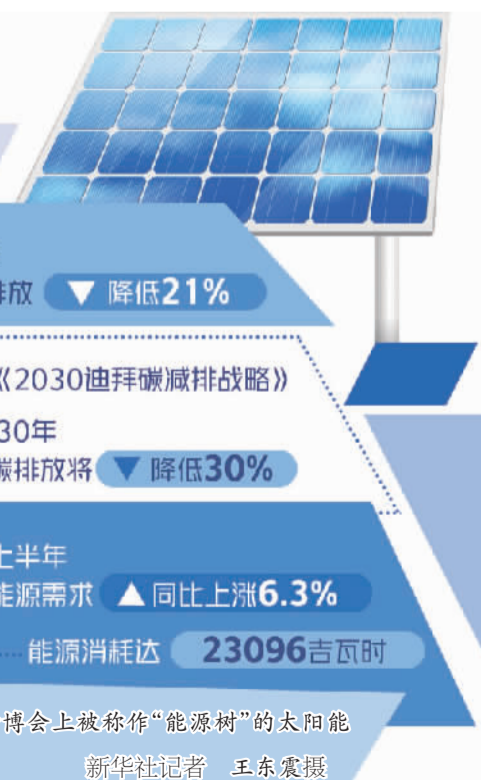
迪拜水电局数据显示,得益于迪拜经济的持续复苏,2022年上半年,迪拜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同比涨幅达到6.3%。当前,迪拜经济已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强劲复苏,非石油部门经济正以三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今年前6个月,迪拜的能源消耗达到23096吉瓦时,而去年同期为21729吉瓦时。目前,由迪拜水电局主导参与的世界最大单体太阳能发电项目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正在积极建设中,2030年完工时可以为



迪拜提供5000兆瓦的电力,该项目总投资达到500亿美元。迪拜现有在建及规划建设的清洁能源项目将为迪拜实现碳减排目标、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经济提供强有力支持。迪拜水电局首席执行官萨义德·塔耶尔表示,迪拜水电局将继续遵循实用性、可靠性的原则,不断提升现有效率,为迪拜居民提供高质量、低消耗的服务。据介绍,迪拜水电局现有发电能力已达到14447兆瓦,每日生产4.9亿千瓦时

仑(MIGD)淡化水,为迪拜约350万常住居民提供水电供应。预计到2040年,迪拜水电局可以为580万人提供电力和水,相当于当前产能的两倍。

就在不久前,迪拜水电局正式在迪拜金融市场上市,首次公开募股(IPO)筹资224.1亿美元。迪拜水电局表示,由于当地和国际投资者的购股意愿强劲,IPO超额认购了约37倍,将股权出售规模从计划的6.5%增至18%,



使之成为继沙特阿美上市以来海湾地区最大的IPO。作为阿联酋主要公用事业供应商,迪拜水电局在支持迪拜可持续发展及向零碳过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上市表现超过市场预期,显示了投资者对迪拜水电局在推动低碳经济方面的肯定以及对其未来发展的信心。萨义德·塔耶尔表示,迪拜水电局预计将在2022年实现73亿美元年利润,公司经营整体表现强劲。



视频报道请扫二维码